

10. 3969/i issn 1008—6781. 2013. 01. 012

《全宋诗》指瑕 27 例

张昌红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全宋诗》虽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编纂、整理, 并有众多学者的考订与辑补, 但还存在着引文及标点错误、作者小传有误、材料不全、重出、误分、误合、作品所有权归属错误、误辑铭文入诗等缺陷, 文章从这些方面指瑕 27 例, 并进行了考订。

关键词: 全宋诗; 纠谬; 补遗

中图分类号: I222. 7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81(2013)01—0071—07

27 Defect Examples in *The Quan Song Shi*

ZHANG Chang—hong

(Institute of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Although after a long time of cod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together with scholars' textual research, Collection and Supplement, *Quan Song Shi* has still many defects in citations, punctuation and author's brief biography, and moreover, materials being incomplete, repeating, misclassification, ownership of works being confused, inscriptions categorized as poetry. To solve this, this paper gives 27 examples 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about them.

Key words: *Quan Song Shi*; correcting mistakes; supplement

《全宋诗》(全 72 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 1991—1998 年间陆续出齐,^①汇集有宋一代诗歌 254 000 余首,诗人 9 200 余家,是我国解放后取得的重大古籍整理成果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代文学的普及与研究。但由于该书编纂工作量大、时间紧、难度高、参与人员多等原因,也导致在最终成果中出现一些失误与纰漏。为此,学者们已经做了许多考订与辑补工作。^②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阅读及使用《全宋诗》时发现的新失误共 27

例辑成文,以利于该书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作为以后订补时的参考。

一、引文及标点错误

(一)《全宋诗》第 30 册第 19 746 页释道昌诗《颂古五十七首》其三〇,引文不全且标点错误

其诗为:“佛声从他,认我碗鸣。粗言归第一义,自要看渠沸。唤作一头驴,正令生光辉。趁

收稿日期:2012—09—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75011—44011)

作者简介:张昌红(1973—),男,河南商丘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研究。

①本文所用《全宋诗》版本信息:第 12、13 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陈新、许逸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以下各册省略作者、出版社、版次);第 19、20 册,1995 年 6 月;第 22、23 册,1995 年 7 月;第 30、33 册,1998 年 4 月;第 31 册,1997 年 12 月;第 37 册,1998 年 11 月;第 38、45、50、65、72 册,1998 年 12 月。

②关于《全宋诗》的考订与辑补,以李裕民、胡可先、吴宗海、房日晰、张如安、陈新、许红霞、金程宇、尹楚彬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已发表文章不下 200 篇。此外,还有 2005 年陈新、张如安、叶石健、吴宗海出版的《全宋诗订补》,2012 年朱刚、陈珏出版的《宋代禅僧诗辑考》。

网络出版时间:2013—01—04 11:07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30104.1107.013.html> ? uid

手打得走无路，咭嘹舌头何处归。”《全宋诗》注明该诗辑自宋法应、元普会《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五，然查对该书发现其原文为：“高山可踰，大海可涉。投子投子，到处盘折。一切声是佛声，从他认我碗鸣。麤言归第一义，自要看渠沸。唤作一头驴，正令生光辉。趁手打得走无路，咭嘹舌头何处归。”^①《全宋诗》少引了前四句及第五句的前四个字。该书同页可查该颂古所配公案为：“投子因僧问：一切声是佛声，是否？师曰：是。曰：和尚莫沸碗鸣声。师便打。僧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师曰：是。曰：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师便打。”其中之“一切声是佛声”语，正与所引颂古照应。

(二)《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746 页释正觉《颂古一百则》其四六标点错误

其诗为：“收把断襟喉，风磨云拭，水冷天秋。锦鳞莫谓无滋味，钓尽沧浪月一钩。”辑自《宏智禅师广录》卷二《颂古》。然据元释万松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三可知：“收”字后有断句。其评唱为：“收（向甚处着）。把断襟喉（正好转身吐气也），风磨云拭（纤尘必去），水冷天秋（打成一片）。锦鳞莫谓无滋味（腥膻不少），钓尽沧浪月一钩（不犯清波意自殊）。”^{[1]256}此外，《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三、卷三五，明曾凤仪《楞严经宗通》卷八、明释本瑞直注、释性福编《梵绝老人天奇直注天童觉和尚颂古》卷上等书在收录该颂古时，亦皆在“收”字后有断句。这种首字成句的现象，在禅宗颂古作品中较为常见，现再举一例：“隔。青天无云轰霹雳，藜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几个仙陀客。”（大中德隆）^{[2]436}

(三)《全宋诗》第 38 册第 23 730 页释真慈诗《颂》引文不全

其诗为：“拨尘见佛，佛亦是尘。问了答了，直下翻身。”《全宋诗》自注该诗出自《五灯会元》卷二〇，然查对《五灯会元》原书时发现少引了两句。全诗应为：“拨尘见佛，佛亦是尘。问了答了，直下翻身。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3]1389}明释通容集《五灯严统》卷二〇、明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卷八、明释圆极居顶编《续传灯录》卷三四、《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三

四、明释明何撰《补续高僧传》卷一一、明释文琇集《增集续传灯录》卷一等在引用该颂古时亦皆含此两句。

(四)《全宋诗》第 31 页第 19 762 页释正觉《偈颂二百零五首》其四六引文不全且标点错误

其诗为：“去也五年，分疏不下，一句元无缝罅。只知推过商量，谁信分明酬价。玲珑底相知，莽卤底相讶。宁可与晓事人相骂，不可共不晓事人说话。”《全宋诗》自注引自《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四，然查检该书发现与《全宋诗》所引颇有出入。该公案、颂古原文及正确的标点应为：“上堂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师云：‘且道赵州是答他话？不答他话？明眼底人，觑得他骨头出。天童不免下注脚去也。’”（公案）“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无缝罅。只知推过商量，谁信分明酬价。玲珑底相知，莽卤底相讶。宁可与晓事人相骂，不可共不晓事人说话。”（颂古）^{[4]442}《全宋诗》在引用该诗时，多引了本属公案中的“去也”两字入颂古中，从而导致颂古作品的断句出现错误。《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一九、明释瞿汝稷集《指月录》卷一一、明释黎眉等编《教外别传》卷六、宋释正觉说、释正启重编《明州天童景德禅寺宏智觉禅师语录》卷三在引用该颂古时，亦皆无“去也”两字。

(五)全宋诗第 30 册第 19 355 页释道昌诗《颂古五十七首》其二〇引用不完整

该颂古为：“无位真人，处处献新。拦胸扭住，不落主宾。干屎橛，干屎橛，三人证龟作个鳖。”所配公案为：“临济示众曰：‘汝等诸人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诸人门面出入。汝若不识，但问老僧。’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后雪峰闻，乃曰：‘临济大似白拈贼。’”《全宋诗》自注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一，然检原书发现《全宋诗》少引了四句。全诗应为：“好花当面贴，认着被渠使。不认贴花时，满口有牙齿。无位真人，处处献新。拦胸扭住，不落主宾。干屎橛，干屎橛。三人证龟作个鳖。”^{[2]260}颂古是用韵文对

① 所引藏经原文标点皆为句读，现代标点系笔者依原句读所加，下同。

公案进行的阐释，只有把文字引全了，颂古才能完整地阐释公案。

(六)《全宋诗》第 30 册第 19 359 页释道昌诗《颂古五十七首》其四二引用不完整

其诗为：“千里万里，不着便处却能回，闭了方丈依前来。双收双放，半合半开。主宾全体用，石女老黄梅。”《全宋诗》自注该诗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三一，然笔者查对原书时发现《全宋诗》少引了五句。全诗应为：“布漫天网，鲸鳌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跃浪。在彼在此，千里万里。不着便处却能回，闭了方丈依前来。双收双放，半合半开。主宾全体用，石女老黄梅。”^{[2]384}

(七)《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739 页释正觉诗《颂古一百则》其一三引用出现误字

其诗为：“言衣半夜付卢能，搅搅黄梅七百僧。临际一枝正法眼，瞎驴灭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传灯。夷平海岳，变化鲲鹏。只个名言难比拟，大都手段解翻腾。”《全宋诗》自注该诗出自“《天童正觉禅师广录》卷二《颂古》”。据笔者考察，此书一名为《宏智正觉禅师广录》，见《禅宗全书》，一名为《宏智禅师广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皆和此书名不同，不知《全宋诗》整理者据何种版本，此书名恐误。上举两种版本中，“言衣”皆作“信衣”。^{[5]19}《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一、《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一在引用此诗时，亦作“信衣”。另外，从诗意上看，也应作“信衣”。此处所误之“信”字，对理解诗意甚为关键。所谓“信衣”，乃佛家历代相传之袈裟，是表明师承关系的重要证据。就禅宗来说，六祖惠能之前，各代皆有信衣传授，所谓“内传心灯，外传袈裟”也。

二、作者小传有误或可补充新材料

(一)全宋诗第 50 册第 31 097 页释空印的小传把三个法名相同的宗印弄混

这则小传为：“释宗印（一一四八—一二一四），字铁牛，又字符实，号空叟，赐号慧庆，俗姓陈，盐官（今浙江海宁盐官镇）人。先入南湖，后谒象田圆悟演，又归南湖。历住正觉、上竺、德藏、圆通、超果、灵山。宁宗时主灵隐寺。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卒，年六十六。为南岳下十七世，佛照德光禅师法嗣。《释门正统》卷七、《补

续高僧传》卷四、《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一一有传。”事实上，这段小传包含了三个释宗印的资料，分别是北峰宗印（北峰印）、空叟宗印（空叟印或印空叟）和铁牛宗印（铁牛印）。据宋释志盘撰《佛祖统纪》卷一六、宋释宗鉴集《释门正统》卷三、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元释觉岸编《释氏稽古略》卷四、宋释师明集《续古尊宿语要》卷五等所载资料可知：北峰宗印（1148—1213）字符实，号北峰，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当湖竹庵可观法嗣，解悟而有骨气，为士大夫所宗。居正觉寺二十四年，还浙右讲《止观》于上竺，寻退隐雷峰毛氏庵。历迁圆通、超果、北禅等寺，道誉日隆。海空法英禅师辞灵山，举以自代，诏可之。宁宗召对便殿称旨，赐号慧庆。嘉定间寂于松江。有《北峰教义》一卷，入编《卍续藏经》。据《五灯会元》卷二〇、《增集续传灯录》卷一、明释通问编、居士施沛集《续灯存稿》卷一、《五灯严统》卷二〇等资料可知：空叟宗印号空叟，西蜀人，育王佛照德光法嗣，并继其法席。后迁湖山崇光保寿寺。有《空叟宗印语要》一卷。据《增集续传灯录》卷一、《续灯存稿》卷一、《五灯严统》卷二〇所载可知：铁牛宗印字希夷，号铁牛，盐官（今浙江海宁）人，俗姓陈氏，得法于育王佛照德光，宁宗时主持杭州灵隐寺。《全宋诗》在作者小传中混淆 3 个释宗印的结果，必然导致其所收录释宗印的作品也错误地混为一体。在 11 首作品中，《颂古三首》其三“不如随分纳些些，唤作平常事已差。绿草溪边头角露，一蓑烟雨属谁家。”不管是据《全宋诗》自注之出处民国喻谦编《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一一，还是据《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一一所载，其所有权都应归于铁牛印。《偈颂八首》及《颂古三首》中其余的两首则归于空叟印。

(二)《全宋诗》第 13 册第 9 026 页释真如的称呼不规范且小传过于简略，可补充不少内容

其小传为：“释真如（？—一〇九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俗姓闻。住大汾寺，称慕喆真如禅师，乃南岳下十二世，翠岩真禅师法嗣。哲宗绍圣二年卒。”现据宋释惟白集《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一四、宋释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二五、宋释正受集《嘉泰普灯录》卷四的有关记载，补充如下：真如禅师，讳慕喆，住东京大相国寺

智海禅院，姓闻氏，抚州临川人。少依建昌军永安院圆觉大师出家受具，后弊衣糲食。介然不群，励志游方，遍参宗匠，晚造翠岩真禅师法席，为侍者，人称喆侍者，投机去契，推为上首，始住岳麓大泐。绍兴初受赐紫衣及真如号，晚奉旨住智海禅院。禅师法名为慕喆，按照《全宋诗·凡例六》“方外僧尼，一般于法名上贯一释字”的规范，该僧在小传中应称释慕喆，而不是释真如。此外，《禅宗颂古联珠通集》称“真如喆”“大泐喆”；《佛祖历代通载》卷一称智海慕喆；《释氏稽古略》卷四，《续传灯录》卷一二，宋释悟明集《联灯会要》卷一五，明释道忞编、居士吴侗集《禅灯世谱》卷三称大泐慕喆。根据禅宗以最后一字为僧名的一般原则，亦可证释真如应为释慕喆。

(三)《全宋诗》第 33 册第 20 783 页释祖灯僧名有误

其小传为：“释祖灯，号老衲，俗姓潘，潭州浏阳人（今属湖南），住随州大洪寺。为南岳下十六世，大泐月庵善果禅师法嗣。《嘉泰普灯录》卷二一、《五灯会元》卷二〇有传。”然查《嘉泰普灯录》卷二一、《五灯会元》卷二〇，两处僧名皆作祖证。《全宋诗》因形近而误。释祖灯另有其人，一般是指潭州云峰祖灯志璇禅师。璇，宋僧，名祖灯，南粤（今属广东）陈氏子，为法云大通善本禅师法嗣。释祖灯有时亦指无尽祖灯禅师。无尽祖灯（1292—1369），字无尽，俗姓王氏，四明（今浙江宁波市）人，参日溪咏得旨。一字之差，已非其人矣，可不慎欤？

(四)《全宋诗》第 22 册第 14 794 页作者名字有误

本页收“释空”诗三首，作者小传只说其为姑孰（今安徽当涂）人，住临安府崇觉寺，为南岳下十四世，黄龙悟新禅师法嗣，《五灯会元》卷一八有传，却并未指出其法名全称。据清释超永编《五灯全书》卷八、卷三九及《禅灯世谱》卷四所载该僧资料，可知其法名为法空。《全宋诗》作者小传应依本书《凡例六》的规范改为“释法空”。

(五) 诗人小传内容不全

《全宋诗》第 45 册第 27 858 页释惟岳小传为：“释惟岳，《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录其咏福州东山功德禅院景物诗，当为孝宗时人。”按《全宋

诗·凡例八》“诗人小传写明生卒年代、字号、籍里、科第、主要仕履、封赠、著述”等的要求，该小传可谓甚不全面。现据《续传灯录》卷一四、《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一六有关记载补充如下：释惟岳（《全宋诗》作嶽，误），宋僧，号佛日，俗姓陈氏，福州长溪（一说长溪，今福建霞浦南）人，七岁投西林院彻上人出家。习楞严诸教，洞晓其旨。性行刚直，俊慧爽拔。游涉禅林，遍扣知识。为东京慧林圆照宗本法嗣。出世常州承天，住东京华严，复迁净因。官保李侯端愿荐以章服，荆国大王奏赐法雨师名。哲宗皇帝百日入内，特赐佛日禅号。

(六)《全宋诗》第 72 册第 45 664 页释师瑞小传为“无”

今据《增集续传灯录》卷一、明释净柱辑《五灯会元续略》卷二、《五灯全书》卷四七、宋罗浚等撰《宝庆四明志》卷九、宋楼钥《攻媿集》卷五七《江州普照院记》等材料补充如下：释师瑞（？—1223），宋僧，自号秀岩，俗姓谢氏，九江人，为育王佛照德光法嗣。十岁出家，十五默诵《法华经》不脱一字，二十一受具足戒，遍参诸宿。住舒州兴化寺，迁浮山投子，学徒云集。后被旨辅住育王九年，法席之盛，不减拙庵（佛照德光）。宁宗嘉泰六年，退居育王西塔。拙庵顺寂，瑞复住投子七年。又住华藏，未几还西塔。

(七)《全宋诗》第 31 册第 20 065 页释如本小传有多处错误

一是误将疏山如本与疏山了如看成了一个人；二是将“台城”作了错误的解释；三是作者字号错误。其作者小传为：“释如本，号归云，台城（今河北邯郸西南）人。住抚州疏山寺。为南岳下十六世，灵隐佛海慧远禅师法嗣。《嘉泰普灯录》卷二〇、《五灯会元》卷二〇有传。今录诗三十三首。”首先，《全宋诗》自注 33 首作品中有 31 首辑自《颂古联珠通集》，然查对原书后发现这 31 首颂古的作者皆为疏山如，也即疏山了如，而非疏山如本。据《续传灯录》卷二二、《禅灯世谱》卷四可知疏山如法名了如，绍兴五年住持抚州疏山白云禅院，为草堂善清法嗣；而据《续传灯录》卷三、三〇、三一及《五灯会元》卷二〇、《续灯正统》卷六、《禅灯世谱》卷五等记载可知：释如本法名如本，住抚州疏山归云寺，抚州台城人，

为灵隐瞎堂慧远法嗣。根据禅宗僧人常常单称法名后字的原则，释如本的简称应为疏山本，而不是疏山如。其次，释如本住抚州疏山归云寺，并非号归云，住疏山寺。再次，据明释大建校《禅林宝训音义》卷一可知：释如本为抚州台城人，即现在的江西临川、南丰一带，并非河北邯郸的台城。《全宋诗》第 31 册第 20 065 页收释如本诗共 33 首，其中两首偈子辑自《嘉泰普灯录》卷二〇，^[31] 31 首颂古分别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三、六、九、一〇、一一、一五、一七、一八、一九、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八、三一、三三、三七。《全宋诗》应将这 31 首诗归于疏山了如名下，并增加释了如的作者小传。

(八)《全宋诗》第 33 册第 20 795 页释彦岑小传有误

小传说“释彦岑，号圆极，台城（今南京市）人。住太平州隐静寺。为南岳下十六世，云居法如禅师法嗣。”据《禅林宝训音义》卷一“太平州隐静圆极彦岑禅师，抚州台城人，嗣云居法如禅师，南岳下十六世也。”^{[6]286} 可知：此台城为江西抚州的台城（也有称南台的），在今江西临川、南丰一带，而不是指今天的南京市。

三、重出及误分误合

(一)《全宋诗》第 30 册第 19 392 页有误合

此页中释宗杲的《颂古一百二十一首》其一一四将两首诗误合成了一首。其诗为：“三世诸佛不知有，老老大在外边走。眼皮盖尽五须弥，大洋海里翻筋斗。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无端王老师，错认簸箕作熨斗。”《全宋诗》自注辑自《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一〇，然查对原书后发现《全宋诗》所引与原文有出入。该颂古的完整文字为：“三世诸佛不知有，老老大外边走。眼皮盖尽五须弥，大洋海里翻筋斗。（一）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无端王老师，错认簸箕作熨斗（二）。”^{[7]310} 很明显，原文是分成两首颂古的。另外，《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一一在收录该颂古时也是分作两首的。其文字如下：“三世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边走。眼皮盖尽五须弥，大洋海里翻筋斗。（径山杲二）。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无端王老师，错认簸箕作熨斗。”^{[2]126} 究竟是一首诗还是

两首诗，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因为它会造成读者对诗歌整体意义的理解出现偏差。

(二)《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887 页有误合

此页中释正觉的《颂古二十一首》其六将两首诗合并为一首，且误将龙门清远诗收入。其诗为：“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适曾供养，今复还亲覲。黄鹤楼前共语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肠已诉无人会，惟有清风明月知。”《全宋诗》自注该诗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一六。然查对《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原文时发现《全宋诗》引用有误。现将公案及有关颂古原文录于下：“龙门远曰：‘大众，秀才问佛居何国土，长沙为甚么却恁么道？秀才寻常嘲风咏月，为甚么长沙面前一辞不措？若是黄鹤楼，有甚么难题处？听取山僧题破。’乃颂曰：‘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适曾供养，今复还亲覲。’黄鹤楼前共语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肠已诉无人会，惟有清风明月知。（天童觉）”^{[2]191}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体例是每则公案之后、各颂古作品之前必有“颂曰”二字，若这两字换成“乃颂曰”三字，则接下来的一首颂古必属公案的一部分，其作者应在公案中找。就本例来说，这四句诗的所有权应归属于龙门远，而不是天童觉。而且，《全宋诗》本身亦在第 20 册第 14 717 页释清远诗中收录了此诗。事实上，这四句是一首独立存在、广为流传并被各家颂古作者屡次引用的赞佛偈，见于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卷六，梁释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八，元释省悟编述、嗣良参订《律苑事规》卷一〇，元释弋咸编《禅林备用清规》卷一〇等佛典中。除龙门佛眼清远外，智海正觉本逸（见《嘉泰普灯录》卷二六）、报恩玉林通琇（见《五灯会元续略》卷四）亦引述过此偈。

(三)《全宋诗》第 19 册第 12 961 页有误分

此页中释继昌的《偈四首》其中的三首为：“木佛不度火，甘露台前逢达磨。惆怅洛阳人未来，面壁九年空冷坐”（其二）；“金佛不度炉，坐叹劳生走道途。不向华山图上看，岂知潘阆倒骑驴”（其三）；“泥佛不度水，一道灵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锥，不要南山要鳖鼻”（其四）。《全宋诗》自注辑自《五灯会元》卷一七，然查对该书时发现这三首诗实际上是由一首诗分割而成。《续传灯录》卷二二、《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一八、

《嘉泰普灯录》卷六、《五灯严统》卷一七、《五灯全书》卷三八等在引用此诗时亦皆定为一首，并未分作三首。

(四)《全宋诗》第 65 册第 40 603 页有误分

此页中释祖钦的《颂古四首》其二、其三实际是一首颂古分割而成。其诗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拟展脚眠，蚊虫獾蚤出”（其二）；“且看双放更双收，有底欢声有底愁。一切圣贤如电拂，大千沙界海中沤。”（其三）《全宋诗》注明出处为《颂古联珠通集》卷三五，然查对后发现原文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拟展脚眠，蚊虫獾蚤出。且看双放更双收，有底欢声有底愁。一切圣贤如电拂，大千沙界海中沤。（雪岩钦）”^{[2]439}很明显，两首诗是合在一起的，而《全宋诗》却无端将其分成了两首。

(五)将一首诗分成两首，且分属错误

《全宋诗》将一首完整的诗分成了两首，并分属于不同的作者，导致出现两处错误：一为误收，二为收录不完整。具体情况为：《全宋诗》第 30 册第 19 355 页释道昌诗《颂古五十七首》其二二为：“高揖释迦，不拜弥勒，吃棒趁出犹费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抛砖引玉有人识。”自注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二。《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888 页释正觉诗《颂古二十一首》其一〇为：“杀人不眨眼，救人须出手。论实不论虚，合升始为斗。”自注亦出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二。然查对《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后发现，其原文为：“杀人不眨眼，救人须出手。论实不论虚，合升始为斗。高揖释迦，不拜弥勒，吃棒趁出犹费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抛砖引玉有人识。（月堂昌）。”^{[2]269}也就是说，《全宋诗》将整首本属释道昌的诗无端分出了四句，重新组成一首诗，并错误地将之归属于释正觉。

(六)同诗录两处，且出处不同

《全宋诗》第 65 册第 40 590 页释祖钦《偈颂七十二首》其三六：“且看双放更双收，有底欢声无底愁。一切圣贤如电拂，大千沙界海中沤。”自注出处为《雪岩祖钦禅师语录》卷三《举古》。《全宋诗》第 65 册第 40 603 页释祖钦《颂古四首》其三和此首除“无底愁”作“有底愁”外，其余完全相同，只是出处为《颂古联珠通集》卷三五。

(七)同诗录两处，且出处相同

《全宋诗》第 33 册第 21 267 页释法空《乞赈曹绩》：“一梦江湖已十春，芒鞋不践马头尘。只知今日了今日，岂料一身愁一身。南阮固应惭北阮，越人那得累秦人。西风不但吹游子，吹老天涯白发亲。”出处为宋王质《雪山集》卷一四《吊法空诗》注引。而《全宋诗》第 45 册第 27 730 页释法空《乞赈曹绩》亦即此诗，作者及作者小传、诗歌出处亦相同。唯“那”字作“哪”字，“亲”字作“新”字。其系重出无疑。

《全宋诗》第 23 册第 15 379 页释德洪《偈三首》其二：“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着花。巨耐钓鱼船上客，却来平地摊鱼虾。”自注出处为《林间录》卷下，与本册第 15 381 页自注出处为《五灯会元》卷十一的释德洪《顿脱所疑偈》完全相同。

四、作品所有权归属错误

(一)《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887 页释正觉《颂古二十一首》其九归属错误

睦州因僧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曰：“昨日有人问，趁出了也。”（公案）“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师子儿。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亦奚为。”（颂古）《全宋诗》注明该诗出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二，然笔者查对原书后发现此诗并非释正觉作品，而是释元静的作品。现录公案及颂古原文于下：

睦州因僧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曰：“昨日有人问，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师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与三十。”南堂兴云：“衲僧家高揖释迦，不拜弥勒，也不为分外，却须是本分。钳锤方知其真伪，何故？乃颂曰：‘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师子儿。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亦奚为。’”凛凛将军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来剑气干牛斗，洗荡氛埃见太平。（天童觉）。^{[2]269}

《全宋诗》整理者误以为此诗与下面一首注明天童觉的诗是一起的。这是不明该书体例所致。（见上文第“十八”）另外，清释净符集《宗门拈颂汇集》卷一九、明黎眉等编《教外别传》卷六亦皆将此颂古归于南堂兴。南堂兴，法名元静，

后名道兴，住彭州大随寺。

(二) 《全宋诗》第 37 册第 23 033 页释珫《颂古三十一首》其二二作者归属错误

共诗为：“隔，穿耳胡僧眼睛黑。东院西边是赵州，观音院里安弥勒。”该诗作者小传为：“释珫，号石庵。历住白云寺、鼓山寺。为南岳下十七世，蒙庵思岳禅师法嗣。有《石庵珫和尚语》，收入《续古尊宿语要》卷五。”《全宋诗》自注此诗辑自《颂古联珠通集》卷三四，然查对该书原文后发现，此诗作者并非是作者小传里的石庵珫，而是石门珫。二者是不同的两个人。《全宋诗》整理者将二者弄混了。据《续传灯录》卷三三、《增集续传灯录》卷一、《续指月录》卷二等书所载资料可知：石庵珫，名知珫，字石庵，住福州鼓山，为蒙庵思岳法嗣；石门珫，名慧珫，住襄州石门，为首山省念法嗣。所以，《全宋诗》应将此诗归于石门珫名下，并新增释慧珫的作者小传。

(三) 《全宋诗》第 31 册第 19 888 页释正觉诗《颂古二十一首》其一三作者有误

作者应为释义青。其诗为：“德山上堂：大众及尽知也，直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识此人，参学事毕。”（公案）“双盲入暗路崎岖，日落栖芦暂得苏。争似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让守林居。须知花绽非干木，无脚行时早触途。昨朝风起长安道，元是昆仑进国图。”（颂古）《全宋诗》自注该诗出处为《颂古联珠通集》卷二三，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录《颂古联珠通集》原文如下：

“德山上堂：‘大众及尽知也，直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识此人，参学事毕（或作圆明密语）。’投子青云：‘然虽如是，德山大似藏尽楚天月，犹存汉地星。’乃

参考文献：

- [1] 释行秀. 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 [M] // 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48 册, 台北: 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2] 释法应, 释普会.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 [G] // 日本京都藏经书院. 日续藏经: 第 115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 [3] 释普济. 五灯会元 [G]. 苏渊雷,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4] 释宗法. 宏智正觉禅师广录 [G] // 蓝吉富. 禅宗全书: 第 44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5] 释集成. 宏智禅师广录 [G] //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48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6] 释大建. 禅林宝训音义 [G] // 禅宗全书: 第 34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7] 释蕴闻.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G] // 禅宗全书: 第 42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陈燎宏)

颂曰：‘双盲入暗路崎岖，日落栖芦暂得苏。争似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让守林居。须知花绽非干木，无脚行时早触途。昨朝风起长安道，元是昆仑进国图。’”^{[2]291-292}

很显然，这首诗的所有权归属于投子义青。此外，《宗鉴法林》卷五〇、《禅林类聚》卷二、《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卷六、《投子义青禅师语录》卷二等亦将此诗归于投子义青名下。《全宋诗》亦在第 12 册第 8 226 页释义青诗中收录了此诗，《第九十六德山上堂颂》即是。

五、误辑铭文入诗

《全宋诗》收录了约 40 篇铭，其合理性似可商榷。首先，铭文固然因押韵而具有诗的基本特征，但和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铭文内容重在赞颂与警戒，而诗的内容重在抒发感情；铭往往是以对单个物体的观察为表达基础，而诗则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观感为表达基础。其次，中国文学传统上一直把铭与诗视作两类不同的文学体裁。铭一般被归属于和“诗”对立的另一文学大类即“文”中。再次，从题材上来看，《全宋诗》所收录之铭诸如邵雍《安乐窝铭》、杨杰《休老堂铭》《圆寂庵铭》、释守卓《座右铭》《止堂铭》、释慧方《古镜铭》、王庭珪《迁善斋铭》《琴铭》《惠端琴铭》《惠门寺钟铭》《宝珠寺钟铭》、陈与义《研铭》、释慧空《东庵泉铭》《拄杖铭》、释如珙《塔铭》、汪炎昶《古铜小鼎砚滴铭》、郑魁《端砚铭》等亦是以器物、座右、室斋、寺塔、山水等为主，与传统铭文的题材分类基本一致。此外，《全宋诗》所收各铭大多可以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枣庄、刘琳主编之《全宋文》中找到。